

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

保卫新中国

东

线

(上)

寒
風
◎
著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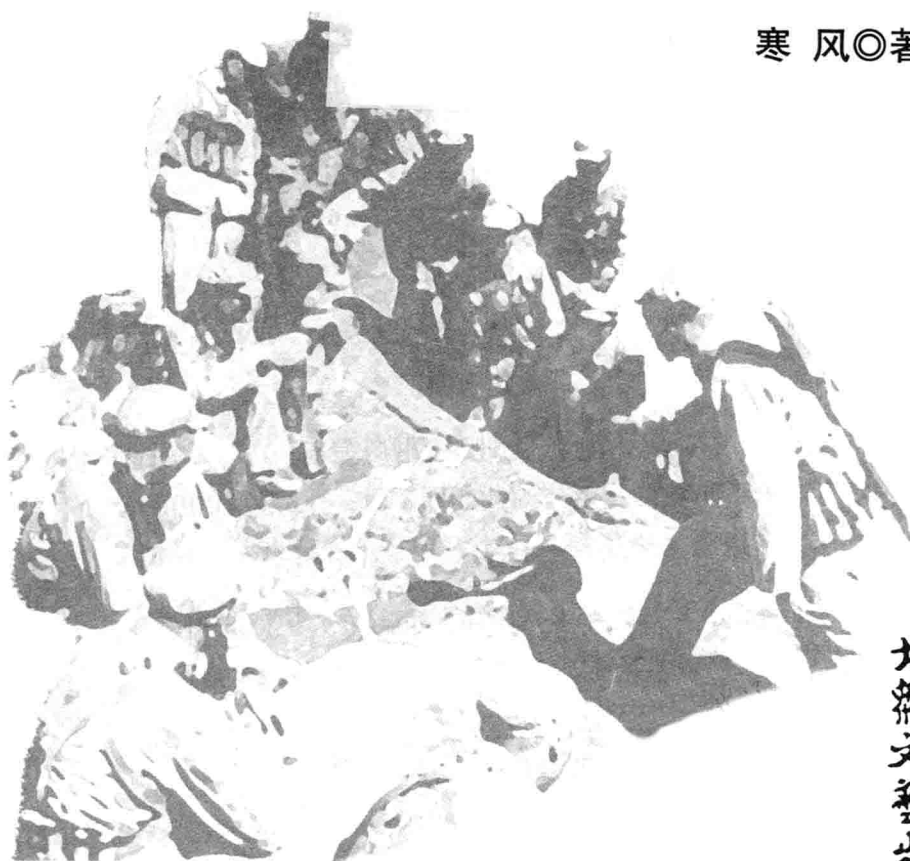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军

——保卫新中国

东 线

★(上)

寒 风◎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线 / 寒风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3.5 (2009.1 修订)
(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. 保卫新中国 / 黎白主编)
ISBN 978-7-80171-306-3
I. 东…
II. 寒…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5157 号

东 线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)

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30 字数 333 千字

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71-306-3

定价: 59.60 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

目 录

一	(1)
二	(5)
三	(11)
四	(14)
五	(18)
六	(26)
七	(28)
八	(35)
九	(41)
一〇	(47)
一一	(56)
十二	(60)
一三	(69)
一四	(75)
一五	(81)
一六	(87)
一七	(93)
一八	(103)
一九	(109)
二〇	(114)
二一	(122)
二二	(132)
二三	(138)

目 录

二四	(142)
二五	(148)
二六	(155)
二七	(159)
二八	(165)
二九	(172)
三〇	(176)
三一	(181)
三二	(185)
三三	(189)
三四	(193)
三五	(198)
三六	(204)
三七	(208)
三八	(211)
三九	(217)
四〇	(226)
四一	(229)
四二	(239)
四三	(247)
四四	(253)
四五	(257)
四六	(264)

目 录

四七	(267)
四八	(271)
四九	(277)
五〇	(280)
五一	(288)
五二	(295)
五三	(301)
五四	(305)
五五	(312)
五六	(317)
五七	(322)
五八	(332)
五九	(336)
六〇	(340)
六一	(345)
六二	(351)
六三	(356)
六四	(359)
六五	(363)
六六	(365)
六七	(367)
六八	(372)
六九	(376)

目 录

七〇	(379)
七一	(388)
七二	(392)
七三	(397)
七四	(402)
七五	(409)
七六	(413)
七七	(416)
七八	(418)
七九	(424)
八〇	(431)
八一	(439)
八二	(441)
八三	(445)
八四	(450)
八五	(453)
八六	(456)
八七	(461)
八八	(465)
八九	(469)

——

地图展开：蓝色的北汉江，弯弯曲曲的像条鲜亮的丝带，从高山里迤逦南下，经过淮阳郡城，经过白岩山东麓，在桦川南向西拐去，直奔汉城。在它的东岸，盘结着浓密的发黑的大白山脉主峰金刚山，群峰耸峙，屹立在朝鲜半岛东部，形成一个隆起的脊背。一条狭窄的三级公路，宛如灰色的细线，穿行在金刚山和北汉江之间的山区里。在这里就看到那吸引人们全部精力，牵连人类心弦的东西——战线。战线像狼牙锯齿，切断山脉、河流、公路，斜斜地劈进“三八线”北面来。在构成这战线的无数个高地上，被参谋部人员几次的涂改着，表明这上面发生过激烈的争夺战。战线就是这样进退退地向北推进着。

这就是一九五一年秋季，朝鲜战场东线的形势。

团长尚志英和政治委员翟子毅俯身在地图上，专心地注视着。从云层泻出来的阳光，穿过密密层层枝叶，射进帐篷里，衬出尚志英坚实的额头，紧皱着的眉头，把头埋在厚大的手掌里，盯住整个夏季来敌我反复争夺的一些高地上面：项岭、古隍岭、杜峰里、黑云吐岭、古方山里、伤心岭……他这样呆着足有十几分钟，然后他动手测量从“三八线”到现在的战线，再测量从现在战线到元山的距离，计算这些日子敌人在东线向北推进的里程。测量完毕，轻轻地用手指弹了几下，向着政治委员安静的面孔上看了一眼说：

“看来我们要在这一线迎接他们了……”

在尚志英指的地方，出现了白石山、文登里、加七峰连绵不断的山脉。那条灰线一样的公路就在这里，从麟蹄、杨口，向北爬进

来，穿过鱼隐山和智慧山的衔接部，又远远地伸向末辉里、淮阳、元山。表示敌人进展的蓝色箭头，正指向这条路上。

政治委员搔搔鬓角，移动了一下姿势，表示同意团长的估计，一方面是事实发展到了这一步，另一方面是争取在这里阻住敌人。显然，他并没有静静地坐在这里，而是时刻想着这紧迫眉睫的严重形势。美国企图保持紧张的国际局势，它好单独和日本签订和约。重新把日本武装起来；利用这种紧张的局势，迫使它的国会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，扩充军备，武装仆从国，实行侵略世界的计划。朝鲜停战，会松弛了北大西洋集团的备战。范佛里特大喊大叫：“要战争，不要和平。”利用谈判的机会，敌人集中了精锐兵力，大量的战斗器材，向东线展开猛烈的进攻。他们叫喊着给和平谈判施展压力，想迫使我方接受他们的条件，把军事分界线划到我军阵地里来。可是话是这样说，如果敌人突进来，那就不单是为了给和平谈判施展压力，他们会把我们丢开，将战争推向鸭绿江边，这是决定的关键。他带着嘲讽的微笑，一字一板地说：

“这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很明显，这关系着和平谈判，关系着整个战争的局势。现在全世界都把眼睛瞧着我们，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。”他抽出一支烟，燃着，用力丢掉火柴说：“这就是那决定的问题：是和平，还是战争！”

尚志英摊开双手，作了一个一切都了然的姿势，耸耸肩膀，推开地图，他们俩同时立起，走出帐篷。这时才看出他两个的身段，都是魁伟高大，尚志英是身子粗壮，胸膛宽阔，黑红的脸，眼里充满了刚强和自信，好像他浑身都包裹着力量，这力量只要一触就会爆发。政治委员翟子毅则表现得谦虚、镇静，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有十分把握时才有的那种表情。明亮的眼，显示着爽朗快活的性格，以及对事物的明察和远见。他们在帐篷外面站定。

野营无穷无尽地展开，沿着山脚、溪谷、森林，帐篷一个接连着一个地延伸着。到处堆放着背包、粮食袋、弹药箱、电线捆子、车辆、马匹，树上拴着帆布吊槽。牲口大声地嚼着草料，交相啃着，抽打着尾巴。森林里更显得暗了，刚才的阳光只闪了一下，现在乌云又压在森林的上空，天阴沉得可怕。

尚志英又忆起刚一过鸭绿江时的情景……

……漆黑的夜，风呼啸着，大块的乌云紧压在人们头顶，可怕的暴风雨就要来了。火车喘着气停下，人们从那长匣子似的车厢里走出来，什么也分辨不清，看不见远近的山岗，看不见村庄和田地。从那触鼻的焦灼味、铁锈味、机油味，以及碰着脚的铁轨，辨别出这是一个炸毁了的车站。只觉得黑暗中充满了人，脚步的嘈杂声响成一片。有人幻想着做饭吃，有人想着会找房子住下，有人被插乱了队喊叫，有人在骂，喧闹的什么也听不见。忽然火车叫了一声，喷着白色的蒸汽，车轮子渐渐地动了，地颤抖着，列车开出站向北去了，把这些人丢在这里。就在这时，人们才意识到这是离开了祖国，到了朝鲜的土地上了。这庞大的嘈杂的人声，一下子静下来，同时心情也沉重了。没有怨言，也没有急躁的吵叫。立刻听到同时十几处喊口令、站队、报数、枪上肩和整齐的脚步声。部队开拔了。

尚志英浑身都是紧张地和政治委员并排立着，长久地望着祖国的江岸，等待整理好队伍好出发。政治委员低声地、亲切地叫着他：“伙计，江虽不宽，要想再过去……”他没有再往下说：要取得战争的胜利，要取得持久的和平。这一切都不是轻而易举的，谈何容易呀！他们紧紧地挨着，谁也不想再说什么。尚志英明白政治委员的心情，因而他自己也激动起来，这一刻他感到多么亲切。朋友的情谊，同志的友爱，生死相关、相依为命，很明白，因为眼前就是残酷的战争……

尚志英站起来，倔强地挺起身子，向一个年轻的参谋说：“出发……”

命令从团长的嘴里发出，首先是他周围的人动起来，尔后像传染一样，波及了整个森林。野营被牵动了。

尚志英驱开了一群飞到眼前的螟蛉。一个又高又大的饲养员，牵来一匹黑色的大马，那马前档很宽，撑直两腿，昂着头看着团长。尚志英阔步走近它，抓住缰绳摇了摇鞍桥。

从鸭绿江边开始，又走了三百公里的朝鲜土地，目睹这被战争摧毁的国土，艰苦奋斗的朝鲜人民，尚志英心里充满了无法遏止的冲动。在他坚强的胸中，凝结成一种力量：那就是对于人民、对于和平事业的无限忠诚，和对于敌人对于战争的极度憎恨。使他每前进一步，这憎恨就加深一分。此际远离祖国，越深入朝鲜国土，越接近敌人，这仇恨越咬啮他的心灵。经受这种痛苦是不能用言语告人的。他抓住马鞍，一纵身跃上马背，用脚一磕，跑出森林去，蹄声在溪谷里激起一阵急躁的回声。

二

黄昏，人、马、炮队、卡车的洪流，顺着公路滚滚南下。

尚志英第一次欣赏这不平凡的景致，公路和两侧的草径上，都挤满了步兵和牲口，公路上一边是马车，一边是卡车和重炮队、坦克。这些人，和人驾御的这些机器，都拼命地往前走。马着急地大声吼叫。路面是不平的，车子颠簸着，有时被挤住，互相争吵。前面一座被炸毁半边的水泥桥，卡车冲上去把马吓惊了，翻了驮子，一个战士抓住缰绳，上去就在马背上打了一拳，马停下来，几个人上去帮助架上驮子。卡车吼着从那仅存的一半桥板上开过去。车后边拥挤着人和牲口。这压紧了的人群到前面又像被弹簧弹开。真像一股汹涌的水，忽然被一个狭口挤住，越聚越多，越挤越紧，通过狭口之后，一下子散开，用更大的速度流向前去，好像什么也挡不住了。

卡车一辆接着一辆，喇叭鸣叫，山谷里起着回音。天黑，车灯打开，银光闪烁，探寻着黑暗的崎岖的山路，生怕滚进万丈深沟里去。车上满载炮弹、子弹、枪枝、炸药、工具、粮食袋、木材；载着医药、担架、手术器械、临时医院的行军床；载着文件、命令、作战计划、电台、步行机、收音机、电线……牵引车后面拖着重炮，掩护炮队的高射炮，炮手们坐在射击位置上，在聊天、吸烟、打盹，跟着炮摇摆着。尚志英的高射重机关枪就在马车上装着，车上还有战士们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布袋里装着炊事员们的切菜刀、擀面杖、勺子、盛菜的瓷盆……这行列拖拉几十里长，浩浩荡荡的大军，随着公路的屈曲弯转，起伏不平，就像游在大海的浪头上的一条长

龙，看来叫人惊心动魄。

一个带着十足稚气的声音说：“今天在哪儿宿营啊？到了目的地又是一片破砖烂瓦，你看着吧！”

另一个粗声的战士说：“房子吗？你跟美国人要去吧！在这里抱怨干什么？”

“美国人走过这一条路吗？”

“他们怎么到了鸭绿江边的呢，难道他们把腿扛在肩膀上滚了去的？当然他们走过。不多不少，来回一般远，就是回来时候比去的时候快一些，来了一个向后转跑步走。”那人带着讽刺的口气说。尚志英听出是他的饲养员，黑大汉马德明。

这时有一个战士走来，想看看骑马的人是谁，逐渐地挨近来，偷看了一眼，马上跑开了，小声地向人们说：“我当是谁？是团长。”

那带稚气的战士走来，显然他胆子很大，从他冒冒失失的样子看去，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装着大人的样子，用质问的口气说：“团长，有些地方都没有村子了，地图上怎么还不改呢？”

尚志英觉得很有意思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那战士坚持着说：“出发时通知的宿营地是村子，实际上是森林。”

尚志英笑了：“谁说没有房子了？美国人说：他们把北朝鲜的交通线炸断了，没有一粮、一弹、一个人能送到前线。他指的就是我们。”

“他们放没影儿的屁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，房子没有了，人还在。几年之后会有更好的房子。”

“有什么消息吗？”

尚志英放松了马缰，坐正身子说：“什么消息？后方在打听我们的消息，我们倒打听别处的消息。有好消息，很快就听到炮响了。”他此时才看清那战士是个小鬼，背着五个电线拐子，一部电话机，

走路很吃力，两条腿不大直，一前一后地动着。他想，也许是骑在马上缘故，看到地上的人都很矮。但声音是可以听得出的，这战士的声音才开始改变，他问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刘文敬。”刘文敬跑了几步，为了不掉队，依然跟在团长旁边。

尚志英说：“叫我的牲口帮帮你的忙吧！”他弯下腰去，要接小鬼的电线拐子。

刘文敬机警地跑脱了。

有两个连长走到尚志英这里问情况。连长们是想得到一些消息，情况是否紧急，里程、宿营地？好计划休息时间，打算给战士们弄一顿热饭吃，可否派炊事员带行军锅在前面走？这几天吃的都是冷饭、凉水、炒面，简直没有做饭的时间。白天不敢生火，怕冒烟，暴露目标挨轰炸。

战士们是想看一看指挥员的情绪，听个只言半语，使心里开朗一些。

尚志英想找见他的弟弟尚志林，现时任二连连长。走过两个单位之后，他才想起，今天一营是前卫，恐怕走出很远了。他不去找了，汇入这汹涌的人流，立刻有一种说不出的思想情绪捉住了他。个人有个人的愿望，有个人美满的前途，有个人生活细节的打算，这一切是多么复杂！现在人们把个人的一切，寄托在自己祖国的命运上，寄托在对和平事业的斗争上，所以又那么单纯。连尚志英自己也是一样，当战士和干部们问他消息时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举动成为举世注目的事情，他觉得自己再平常也没有了，一个普通的人，做着应做的事，在战争里也想到死和危险，想到一些极琐碎的事，吃、住，想到自己的兄弟，战争来到之前想见一见亲近的人……

尚志英才结婚不久，他的妻子王淑琴是一个护士，年轻、漂亮、

能干，她那样的爱着尚志英。曾抚着他胸上的一块伤疤，轻声地说：“这块……多危险哪！”

尚志英又回想起他的战争生活：

部队像波浪似地展开进攻，炮弹和机枪响着，从敌人方面发出，射击到我军的行列里。他正向前跑着，忽然有一个什么东西，把他狠狠地撞了一下，他什么也不知道了，躺在那潮湿的麦地里。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，醒来看见新麦的绿玻璃针似的叶子，挑着一个个小露水珠儿，在他眼前摆动。他痛苦着，手里抓着一把土，伤口流着血。是不是刚才死过去了呢？现在是活着还是死着？还能想起些什么呢？于是他记忆里出现一个梨园，大地完全浸沉在暮色里，只有梨树梢上还留着太阳光，太阳把那几片残存的叶子照成了紫色的、黄色的半透明的薄片，似乎看到上面还挂着一个透明的黄色的大梨子，多甜、多香，那样脆，又多水……已经熟透了，怎么没有人摘呢？以前被大叶子挡住看不见，现在叶子落了，它显出来了……地上已经弥漫着乳白色的烟气，一切都迷糊了。尔后又看见一排向日葵，每个都充满了瓜子，外面一圈金黄色的花瓣，低着头看他像是在问：“看，想吃吗？”他口干的一点不想吃，只想水喝，于是不再想向日葵了。顺着田间的小路走：一条草径，生着野菊、车前草、蒺藜……弯弯曲曲的通到村边。村子里有女人、孩子，这是谁家的姑娘，有水喝吗？……从没有今天看到的这一切这么可爱、亲热。他想挣扎起来，结果又倒下了。……

从那以后，伤疤就像紫色的烙印，刻在他的胸前，每一看到这疤就联想起当时的一切。

王淑琴的脸由于幸福而红润了，把嘴贴到尚志英耳边，像报告什么秘密和重大事情似地说：“我真是喜欢你。”在她的眼里，尚志英是一个经过战争考验的真正的男人。

习惯了艰苦斗争的生活，养成了尚志英严峻的性格，现在却容易激动了。看见什么都觉得可爱。有时他带着玩笑说：“思想不容易一下子扭转过来，有时觉着还像过去，行军、打仗，一天走多少路，每天换一个新地方宿营，好像我的心还没有安定下来，没想到这样快的要进行和平建设呀！你想，苏联帮助我们……”他给她讲着抗日战争时的故事，她静静地听着，后悔这一段时间没有和他共同度过。尚志英说：“日本人扫荡我们，山顶上，山沟里都是日本兵，他们搜山，我们在山半腰的树林里隐蔽着，躲在一个岩窟里面，拾了些枯枝，生着小堆野火。正是冬天，上面飘着雪花。有一天绝了粮了。夜里偷偷摸下沟，割回一块死马肉，在火上烧着吃，开始吃着很香，后来就臭了，顺嘴流血水，吃完了，我们带上枪和手榴弹，开始布置，夜里就冲进村子里去，消灭一股敌人。那时我们就想：我们一定会胜利的，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样快会胜利。”

王淑琴说：“再不要有战争了！”她偎在尚志英宽大的胸脯里，听到他心跳得多厉害呀！她惊讶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尚志英抚着她的肩膀说：“不怕，要是战争不可避免的话，怕也没用。”

朝鲜战争爆发了，尚志英写了请求书，要求去抗美援朝。“我非去不可”。虽然王淑琴一点也没阻拦他，但他知道她是难过的。“你看我这伤，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月，已经完全好了。让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不要再遇到战争！一看见孩子们的小脸，胖胖的小手……”这时他已有一个五个月的孩子了。在出发的那天晚上，孩子睡了，王淑琴整理着东西。说真的，东西早就整理好了，但她还是这里看看，那里看看，拿起针线，钉一下快要掉的扣子；尔后又拿出两双袜子，三张手帕，总之，她不知怎么做好，带了不少多余的东西。

尚志英说：“你休息一会儿吧！”

“我不累，多带些，到了那里一定困难。”

尚志英说：“我是想和你多坐一会儿。”

王淑琴坐到他身边来。尚志英的眼老是系在他妻子和孩子身上，他感到幸福，他有了家，不再是无牵无挂的单身汉了，他要想着她们，她们要想着他。虽然就要离开，可是这种幸福的气息强烈地熏染他，刺着他强硬的心，他是永远不会忘记了的。

王淑琴垂下眼皮，低声地说：“我真担心……”她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，身子已经有些发颤了。谁能预言这一切呢？她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，他们什么时候团聚？可是她想从丈夫的嘴里听到两句安慰的话。美国人夺去了她的幸福，夺去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。她追忆着他们的生活，怎么能想象离开他是如何的难过，她想把这些话说出来，又怕使他心里烦乱。当他在打仗的时候，听到这些话也可能是安慰，可是她怕变成了为她担心，等他回来以后她会说的，现在却不能。

王淑琴为了掩盖自己的内心活动，无目的地说：“你要刮一刮胡子吗？”

“刮！”尚志英摸摸自己的下巴，是该刮了。可是刮胡子并不是因为胡子长了，他看出她心里的难过，他要表现得从容，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好解除她心里的顾虑。最难的是自己心里难过，但在妻子跟前却要装出愉快。他去洗脸，往下巴上抹肥皂。一会儿刀片刮胡子的声音嚓嚓地响起来。她高兴了，她有一个多好的丈夫，又听她的话。